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一

器五

進道德經論兵要義述狀

器五

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

右臣伏以君之至明貴能下聽臣之至誠貴
有上聞微臣性識庸愚智慮寡薄久從戎府
不到朝廷特蒙陛下曲貸殊私擢居重任四
年之內再領方州無分聖主憂勤不救生靈
罷弊胡顏尸素久冒寵榮夙夜兢慙啓處無
地臣每伏念筋力駑鈍無可以驅馳身命輕
微不足以報效退難補過進實思忠願獻芻
蕘庶裨萬一至於上明天道中酌人情下稽

地理莫不竭盡臣子之誠冀報君父之德惟
詩也三百義必在於無邪惟經也五千理必
歸於自正伏惟

皇帝陛下體至道爲人君以無事理天下一
自臨馭萬國康寧日月不照之鄉聲教猶暨

器五

霜露表均之地恩信仍加刑罰措而得謂無
寃干戈戢而亦不復用無爲無事雖休勿休
海內歡娛天下幸甚是以微臣狂簡輒敢竊
疏前件論兵要義述上下兩卷今離爲四卷
并叙表等不揆荒蕪用申懇款伏乞

聖慈昭鑒俯賜優容布問公卿式明穿鑿然
後退死溝壑臣所甘心瀝血吐誠伏待罪責
不勝悃迫戰越之至謹差子將尚璿謹具別
封進上謹奏

元和四年七月日

手詔

勅王真尚璿至省所陳獻具悉卿職在藩條
誠存裨補本乎道德之旨參以理化之源用
究玄微有茲述作省閱之際嘉歎良深秋涼
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九日

叙表

臣真言臣聞昔者庖犧氏作承天地理萬物
猶以為

皇道不足故寂然思化精義感通然則天既

器五

不言而生地既不言而育故河出龍圖洛出

龜書所以示其文也由是得以畫卦象制文

字焉逮夫智慧萌生真樸潛消則文字之理

又不足故載誕我玄元皇帝以代天地而言

將善救其弊者也是以諄諄然五千之文殷

勤懇惻斯亦至矣可謂啓道德之根源絕言
語之枝葉比之文章則三辰昭回于天也擬
乎動植則萬物充盈于地也論其教戒則百
行全備于人也何謂禮者亂之首亂猶理也
亂矣非禮則無以理之故曰亂之首也夫文
者武之君也武者文之備也斯蓋二柄兼行
兩者同出常居左右孰可廢墜故曰忘戰則
危好戰則亡是知兵者可用也不可好也可
戰也不可忘也自軒轅黃帝以兵過亂少昊
以降無代無之暨于三王之興雖有聖德咸

以兵定天下則三王之兵皆因時而動動畢
而後戢戢即不復用也及至嗣君或驕或僻
或暴或淫或怒或貪或矜或忌乃為我師我
旅我國我家動必取強用必求勝載窮載黷
且戰且前或不戰而自焚或無厭而取滅塗

聖五

三

萬姓之肝腦決一人之忿慾毒痛海內災流
天下是以

道君哀其若此又不可得而廢去遂不得已
而用之夫聖人用兵之道不以其愠怒也不
以其爭奪也不以其貪愛也不以其報怨也

蓋整而理之蓄而藏之以謹無良以威不聽
非用之於戰陣非用之於殺伐非用之於田
獵非用之於強梁此聖人用兵之深旨也又
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甚惡
也若以逆德用凶器行人之所甚惡豈容易
哉故曰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
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
德者人不歸也不歸即用兵用兵即危之
道也故謂不祥之器又曰死地所以王者必
先務於道德而重用兵也抑臣又聞之創業

之主亡亡以成其功繼體之君存存以保其
位故聖人以必不必則兵戎可得而戢衆人
以不必必之則戰伐益興故
道君非獨諷其當時侯王蓋亦防其後代人
君輕用其兵也由是特建五千之言故先舉

大道至德修身理國之要無爲之事不言之
教皆數十章之後方始正言其兵原夫深哀
微旨未嘗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何者伏惟
道君降於殷之末代征伐出於諸侯當其時
王已失衆正之道也久矣且不得指斥而言

故極論沖虛不爭之道柔弱自卑之德以戒
之夫爭者兵戰之源禍亂之本也聖人先欲
堙其源絕其本故經中首尾重疊唯以不爭
爲要也夫唯不爭則兵革何由而興戰陣何
因而列故

論語五

四

道君叮嚀深誠其有旨哉其有旨哉夫天地
何言陰陽不測是以

道君強爲之名而立文字欲人知之使其行
之非難知也非難行也況我國家祖有道而
宗有德流聖裔而派仙源乎唐哉皇哉不可

得而稱也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聰明文
思濬哲溫恭續十葉之鴻輝傳千億之命緒
闡皇道而育萬物弘帝德而貞百度寂然不
動神而化之戰干戈於方興之時却行陣於
已列之地無爲無事上德上仁貴五千之至
言賤百二之重險結繩而理大化克被於生
靈擊壤之歌至德亟聞於野老天下幸甚天
下幸甚臣少習儒業長無武功觀昇平於明
盛之時賴亭育於仁壽之域是以不揆庸陋
敢侮聖人之言甘心從鼎鑊之誅傲倖納芻

堯之志臣伏以道德經文遠有河公訓釋中
存嚴氏指歸近經開元注解微臣狂簡豈敢
措詞今之所言獨以兵戰之要採撫玄微輒
錄道德經中章首為題序列如左各於題後
粗述

聖語五

五

玄元皇帝聖旨或先經以始其事或後經以
終其義謬將臆度用達管窺既無百中之能
庶均萬分之一因號曰道德論兵要義述詞
理荒鄙塵瀆

宸嚴無任惶懼戰越之至謹言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一

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王真上

道可道章第一

臣真述曰夫稟二氣而生居三才之際靈於萬物者謂之最靈靈於最靈者謂之聖人聖人代天地而理萬物者也於是因言以立道因道以制名然異於真常之元故曰可道既為萬物之母故曰可名又天地之道無跡可尋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聖人之作有物有物可觀故曰常有欲以觀其微觀猶示也且

乾坤之用因無入有是以同出異名變化之
理因有歸無是以同謂之玄蓋天地之道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是爲一玄也聖人之道代
天理物各正性命復爲一玄也故曰玄之又
玄是以道君將明王者治天下安萬國正師
旅孰不由於此戶者也故曰衆妙之門臣伏
惟玄元皇帝所建五千之文將垂億兆之祀
同天地之覆載比日月之照臨利將無窮人
受其賜故王者得之可以適天下諸侯得之
可以安萬邦卿大夫得之可以凝庶績士庶

人得之可以知其所歸若好徑之徒不遵此
道必有倒行之悔矧其違易即險而欲僥倖
者哉微乎微至乎至不可得而言也已是以
初標道非常道指其殊塗而同歸末言衆妙
之門明其百慮而一致冠於篇首誠有旨哉

第五

六

天下皆知章第二

臣真述曰夫美者對惡之謂也今天下之人
皆知美之為美者此已知其惡也久矣皆知
善之為善者此已知其不善也久矣故其下
文云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

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夫物
既有名人既有情則是非彼我存乎其間是
非彼我存乎其間則愛惡起而相攻矣愛惡
起而相攻則戰爭興矣夫戰爭者不必皆用
干戈斧鉞也至於匹夫之相手足蟲獸之相
爪牙禽鳥之相齧距皆爭鬪之徒也然至於
王侯之動即無不用其金革矣為患之大莫
甚於斯故偃武修文興利除害其事既理故
曰無為其教既行故曰不言是以云聖人處
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夫無為之事蓋欲

令潛運其功陰施其德使百姓日用而不知
之此之謂無爲也夫不言之教蓋欲令正身
率下而不欲使躬之不逮也古者言之不出
同此義也夫王者無爲於喜怒則刑賞不濫
金革不起無爲於求取則賦歛不厚供奉不
繁無爲於愛惡則用捨必當賢不肖別矣無
爲於近侍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矣無爲於土
地則兵革不出士卒不勞矣無爲於百姓則
天下安矣其無爲之美利信如是哉又萬物
作焉而不辭者言上下皆得自然之分悉無

言辭也又生而不有其恩為而不恃其德獨立造化而不居其功不怙其強卑以自守所以事業簡易而長不離其身故曰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臣真述曰夫聖人之理不伐其善不顯其長上行其風下承其化既絕矜尚遂無鬪爭非謂其不用賢能而使人不爭也且自三皇五帝至于王霸未有不上尊三事下敬百寮外資御相之弼諧內有后妃之輔助此奚謂其

不尚賢乎哉必不然也又難得之貨皆是遠
方異物若在上貴之無饜則在下之人供輸
無已更相求取非盜而何盜賊既興兵革斯
起矣又珍物麗容是人之所欲而聖人達理
不蕩於胷中故其心不可得而亂也是以聖
人虛其心者除垢止念也實其腹者懷忠抱
信也弱其志者謙柔不犯於外也強其骨者
堅固有備於內也常使人無知無欲者蓋率
身以正人故使夫智者亦不敢爲也故此下
文云爲無爲者直是戒其人君無爲兵戰之

事也語曰舜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若人
君皆能如舜之德則天下安得不治矣故曰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道沖而用章第四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體道用心無有滿溢

第五

之志長使淵然澄靜如萬物之祖宗則自然
挫折鋒鋷之銛銳解釋紛擾之云為故能和
其光耀降嚴威也同其塵雜含垢氛也然玄
元深歎此有道之君能存其至德如是故云
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言似天帝之先

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臣真述曰此言不仁者猶下經云不德也言
天道與王者同施仁恩能以美利利天下不
言所利且不責生成之報焉王者既不責於
人則刑罰自然不用矣刑罰不用則兵革自
然不興矣兵革不興則天下自然無事矣故
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言國君能調和元
氣應理萬機如橐籥之用焉終無屈撓之弊
也又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是以聖人處無爲

之事行不言之教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其此之謂乎

曰天與谷神不死章第六

臣真述曰谷養也又虛空也言神氣遊息於
虛空之中故得長存也玄天為鼻牝地為口

聖語五

九

天根於清地根於寧此言人君長能固守清
寧之道以理其天下國家則自然無動用勤
勞之事故曰用之不勤

天長地久章第七

臣真述曰夫天清而運動不已地寧而安靜

無窮皆以其順自然之化無獨見之專不矜
其功不厚其生施陽布陰復不為主故能長
生也是以聖人能則象天地之德清寧沖虛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長先矣又外其身者謂
不矜貴其身則憂患不能及所以得其身長
存也又經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此之謂
歟若夫人君克己復禮使天下歸仁既得億
兆歡心蠻夷稽顙自然干戈止息宗廟安寧
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臣真述曰此一章特諭理兵之要深至矣夫
上善之兵方之於水然水之溢也有昏墊之
災兵之亂也有塗炭之害故水治則潤澤萬
物通濟舟楫兵理則鎮安兆庶保衛邦家若
理兵能象水之不爭又能居所惡之地不侵

害者則近於道矣是以兵之動息必當擇利
而處之故曰居善地也主將之心必在清澄
深淨故曰心善淵也兵者類多兇害故戒之
曰與善仁也夫軍旅之政失則爲亂故曰政
善治也兵者所尚謀慮精微故曰事善能也

凡興兵整衆應敵救災必當其期故曰動善
時也既上文具標七善不爭之德矣此又重
云夫唯不爭故無尤者臣伏以道君之意深
切誨諭者正欲勸其人君無爲於上不爭於
下爾夫無爲者戢兵之源不爭者息戰之本

聖五

十

若王侯能明鑒其源洞觀其本簡其云爲息
其爭鬪則金革寧矣臣又竊嘗習讀五千之
文每至探索輿旨詳研大歸未嘗不先於無
爲次於不爭以爲教父凡人之情不能無爭
唯聖人乃能無爭又爭之徒衆矣今臣畧舉

梗槩皆起於無思慮無禮法不畏懼不容忍
故亂逆必爭剛強必爭暴慢必爭忿至必爭
奢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必爭違復必爭進
取必爭勇猛必爭愛惡必爭專恣必爭寵嬖
必爭夫如是王者有一于此則師興於海內
諸侯有一于此則兵交於其國卿大夫有一
於此則賊亂於其家士庶人有一于此則害
成於其身是以王者知能官人能安人之道
必當先除其病俾之無爭則戰可息矣戰可
息矣則兵自戢矣是故其要在於不爭且夫

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語曰君子無所爭又曰在醜不爭爭則兵矧乎王者豈固有爭乎哉故下經末章云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此所謂知終終之之義也

器五

十一

持而盈之章第九

臣真述曰夫兵者人情之所恃賴也且匹夫之徒帶三尺利劍持數寸匕首至有憑凌天子劫脅諸侯或邀盟於前或請命於後徃徃而得矧乎當九五之位全億兆之師尊居一

人下臨萬物乃知持盈不易揣銳實難故曰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此
道君又以時人最所重者金玉故指以為戒
冀其能保惜之用存兢惕之意也此又特戒
其王侯令守彼謙沖去茲奢泰永言伊戚無
至自貽故下文又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也此言身退者非謂必使其避位而去也但
欲其功成而不有之耳故經云夫唯不居是
以不去其此之謂乎

營鬼抱一章第十

臣真述曰鬼者陰之質也一者陽之精也此
言人君常當抱守一氣專致柔和使如嬰兒
之德善也滌除玄覽欲其洗心內照志無瑕
穢也愛人治國能無為者夫欲治其國先愛
其人欲愛其人先當無為無為者即是無為

兵戰之事兵戰之事為害之深欲愛其人先
去其害故曰無為兵戰之事也天門者鼻息
之謂也欲其綿綿雖靜常令呼吸進退得其
自然也明白者視聽之謂也欲其周流四達
而常若無知也自此以上皆言理身理國兼

愛之道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此以上聖人順天之道以養萬物，故不居其功，乃云此天之德也。玄天也。

三十輻共一轂，章第十一

第五

十二

臣真述曰：此車器及室三者皆取其因無而利有，因有而用無，故引之以為證。何者？夫五兵之屬亦當其無，有兵之用且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不必傷人，然後為用。故知兵者備之以為有，戢之以為無，此即用其所不用者也。

蓋無之以爲用亦明矣

五色令人章第十二

臣真述曰五色所以養目也視過則盲五音
所以養耳也聽過則聾五味所以養口也食
過則爽故聖王之理常復衆人之所過以全
其身以安其神夫人君之心以睿聖爲本清
靜爲根若乃逐獸荒原奔車絕壑六龍逸足
萬騎莫追與鵬鷃而爭先並熊羆而賁勇日
月虧蔽旌旗糾紛馳騁忘歸殺獲無補風雨
恒若宮室或空謂之發狂蓋由此矣故經曰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其是之謂乎
又人君所貴難得之貨則盜賊生盜賊生則
兵由此起兵由此起害莫大焉令人行妨固
其宜矣是以聖人爲腹者貴其容受而無情
也不爲目者賤其觸見而有欲焉故曰去彼
取此

羅五

十三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臣真述曰夫王者守位皆承天之寵也諸侯
得國皆承王之寵也故因寵所以爲貴因貴
所以生驕因驕所以獲罪因罪所以蒙辱是

以聖人之得失常若驚也又王侯在上若不
能以貴下賤自卑尊人但好戰恃兵乘勝輕
敵必即禍患及之矣故以有其身乃為身患
外其身乃為身存豈不至哉是以貴其身者
適可以暫寄於天下愛其身者可以永託於
天下也故經曰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
貴其是之謂乎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臣真述曰夷者平易之稱所謂天之道故可
視而不可見也希者依違之稱所謂地之道

故可聽而不可聞也微者精妙之稱所謂人之道故可搏而不可得也然天雖清光運行終不為暎潔以自顯也地雖寧靜博厚亦不為闇昧以自幽也人雖生生無窮終不為分別以自尊也故曰其上不暎其下不昧繩繩

兮不可名也是以散而陳之則為三才合而渾之則為一德故曰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此以上又言萬物因無入有從有歸無惚有恍無故云惚恍也又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言自三

而復一無始無終從一成三無終無始故使人君執此上古無為之道以治當今有名之物也無為者亦謂無兵戰之事也有名者謂軍國之務也故能知始樸素之義乃可為道之綱紀也

器五

十四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臣真述曰此古之善為士者謂上士也所謂若聖與賢而在王侯之位者也微妙玄通者皆道德之用不可得而稱也言聖人賢人治天下軍國無不兢懼畏威皆若臨深履薄其

容貌志意故常若冬寒涉川畏耻四鄰言慎
之至也儼兮若客者經曰用兵有言吾不敢
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也渙若冰
之將釋言合散屈伸嘗無結滯也敦樸者質
素之謂曠谷者深邃之謂夫濁久徐清安久
徐生皆順自然之理動靜不失其時言孰能
如此唯聖賢耳故曰保此道不欲盈言若王
侯守此道者不欲滿溢而驕盈也故曰夫唯
不盈故能弊不新成此言能守道因循終無
矜耀乃得長如弊故不立新成之跡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臣真述曰夫天之道常清虛太極無私於覆
燾地之道常沉靜博厚無私於亭毒則是陰
陽各得其恒故人與萬物俱得盡其生成之
理故曰萬物並作復者其見天地之心故曰

四品五

十五

吾觀其復夫物芸芸者生生之謂也生生之
理盡故各復歸其根本以守其靜是則歸根
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言萬物盡無大傷
各得復其性命以足自然之分即可謂得真
常之道也故聖人能知此真常之道則是明

白四達無所疑惑也若人君不能知此真常之道而乃縱其嗜欲妄作不祥興動干戈流行毒螫則必有凶災之報故曰妄作凶又知常容者言王侯若能容人畜衆則可謂至公無私至公無私即王道自著王道自著則其德象天德象天乃可與之適道既可適道自然能長且久故得終竟千齡必無危殆之患也

太上知章第十七

臣真述曰太古大道之行上德不德是以其

下之人但知其在上有君而已蓋日用而不知是也至於中古仁德兼施恩惠日及是以愛而親之美而譽之其事漸著其次以義爲治小罪用刑罰大罪興甲兵是以畏之其下以禮爲治禮煩則亂誠喪欺生是以侮之又信不由衷人不信矣飾詞相詐猶或貴言悲夫是以王者當宜成不居之功守不敗之事使百姓不知帝力皆謂我自然而然善也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一



